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蓮峯集卷一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貢生臣章松雲

蓮峯集十卷　別集類三　宋

提要

臣等謹案蓮峯集十卷宋史堯弼撰堯弼字唐英眉州人其仕履不見于史傳焦竑國史經籍志堯弼蓮峯集三十卷而世間亦無傳本故錄宋詩者多不能舉其姓名惟永樂大典載有是集原序二篇其一作于乾道丙戌

自署曰省齋不知何人其一為任清全序作于嘉定癸酉稱堯弼童丱即逈出不凡少以古樂府洪範等論往見張浚浚謂其大類東坡留館於潭與張栻遊每開以正大之學歲丁丑偕其弟堯文登第云云而亦不言其所終考周密浩然齋雅談云李燾十八歲為眉州解魁時第二人史堯弼方十四歲人疑其文未工赴鹿鳴宴猶著粉紅袴太守命分韻

賦詩堯弼得建字援筆立成云四歲尚少房元齡七步未饒曹子建後為張魏公客不幸早世云云其所記與任清全序相合又江湖續集載張煒題蓮峯集詩一首亦有句云一梗江湖客三朝忠義家以諸書參互考證蓋堯弼登第後未授官而卒也堯弼天姿踔絶其詩縱横排宕擺脱恒蹊其論策諸篇明白曉暢瀾翻不窮亦有不可羈勒之氣大抵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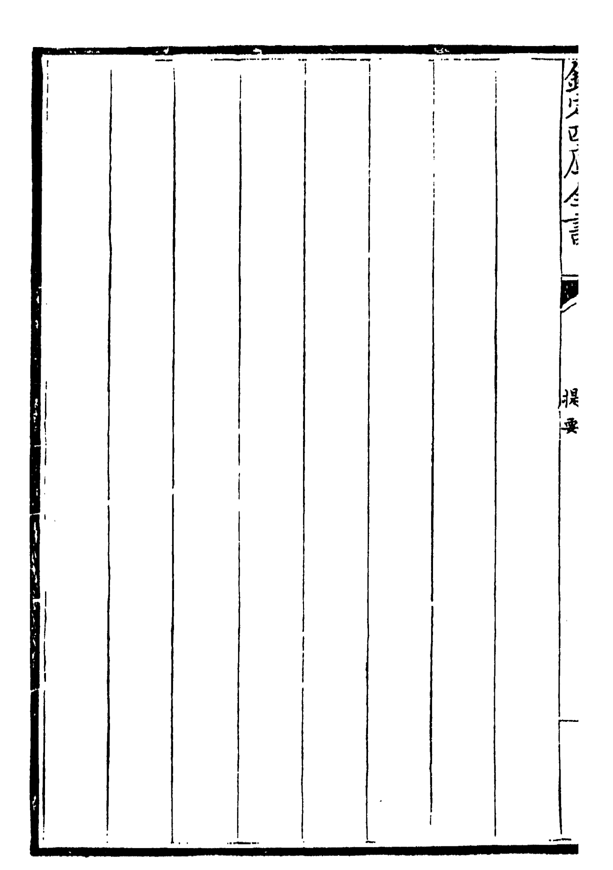
其鄉蘇氏之遺風惟其夏綠霜凋故不能如李燾之著書傳後然就其文章而論要亦不失為才士任清全序乃因集中有論學之作遂以張栻少年自得為堯弼磨礱浸灌之功欲援而入于道學之列則門户標榜之習轉不足以見堯弼矣其文在宋已多散落是集乃其從孫師道所重刻今亦不可復覩謹從永樂大典中掇拾裒輯釐為十卷著之於錄

俾懐才負志之士無聲塵翳如之慨焉乾隆

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原序

蜀士以文名者皆獲傳於世惟青衣史公堯弼唐英之文未傳昔張丞相魏公一見公洪範等論謂義理之學大類東坡手其文示諸子姪曰讀是則知為文之道而況令天下學士欲拜下風而不得寧不矚目於斯文也哉比因編次公平日所著文凡三十卷刋出與衆共之亦以備蜀士之闕文云乾道丙戌八月既望省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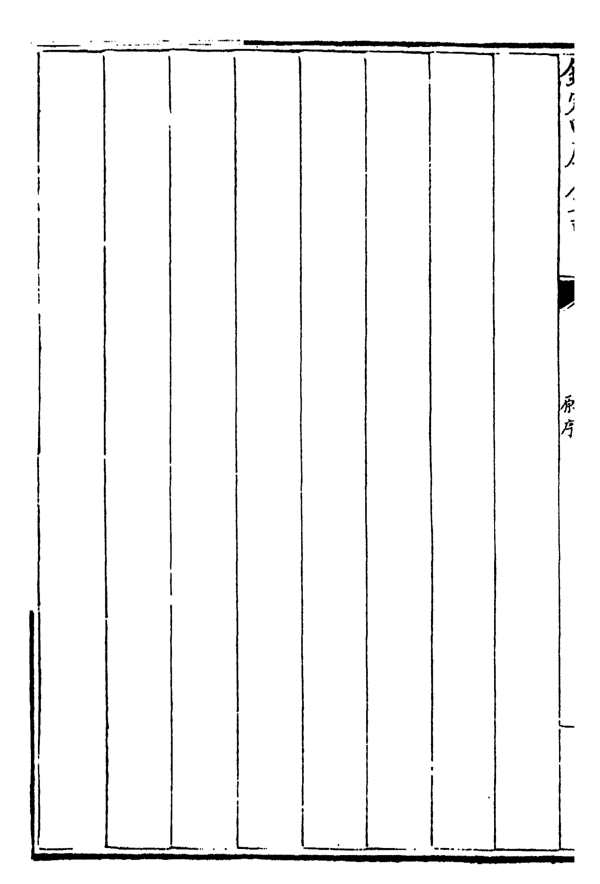
蓮峯先生史氏諱堯弼字唐英童丱逈出不凡紹興中

史唐英之名滿於搢紳間天下知名士也李巽巖以南北六朝策首送眉陽蓮峯在第二年甚少其文尤該博非幼學所能兄弟三人兄長諱克俊歲辛酉四川類試第一人蓮峯下第束書游東南時張魏公在潭雅聞其名欲一見之蓮峯乃以古樂府洪範等論贄之魏公得其文以示南軒曰此東坡先生之學也留館於潭明年試湖南漕蓮峯第一南軒第二蓮峯因以文章正宗示南軒而嘗曰文章一小技耳盖每開之以正大之學引

而不發也是以南軒平生尊敬東坡先生不忘蓮峯歲丁丑蓮峯偕其弟堯夫登第弟卒南軒以書相開勉其述中庸復性之理是時南軒蓋年未二十也其自得已如此非蓮峯養正之功也哉初魏公謫於潭禍不可測蓮峯獨從之游觀其所贊詩章雖以戰守為正然其末未嘗不歸之愛民也辛巳用兵魏公復起蓮峯亦登第人為之喜蓮峯則曰魏公再用勿用兵乃可不然必再敗未幾果有符離之衂人以為知言其議論據正不隨

世俯仰盖如此是豈誇張誕謾苟以名勝相推激為重者之比哉清全總角侍先公家青衣江上蓮峯於先公為同年進士寓居栖禪寺時以小舟過先公率夜漏三十刻乃去清全傍立拱侍聽其言猶河漢無極也其文至多皆散落不存舊集浸遠今蓮峯兄長之嫡孫師道取而再刻之加以南軒少時一帖併諸公所跋附於其後使人知南軒少年自得乃蓮峯磨礲浸灌之力可考不誣也師道頃官蜀口遭值用兵亦主愛民之論不貪

苟進之功狂童在傍訖全其節以是受知於制閫相公擢守古戎會鄰路有干戈之擾亦不樂用兵以去其尚蓮峯之家法也哉嘉定癸酉年家子任清全敘



蓮峯集卷一

宋　史堯弼　撰

五言古詩

寄上蘇邛州燕呈八座

稽首仇池翁歸住小有天葛公尚遠孫峋嶁丹山傳道骨亦有種而今見嬋嫣大小茅山君霞襜兩聯翩弟兄對譚道苦本風雷旋嗟哉空山子妄意身飛翾忍饑嗇草木閲歲烹汞鉛豈知至妙門端在玄中玄知公夙領

此妙契遺蹄筌神凝物無疵合侍虚皇前我亦山澤臞會了區中緣滅没望仙鞚願言執風鞭相將丹丘上一笑三千年

遊洛陽寶蓋寺贈長老道瓊詩

一念落人境世路分崩犇車輪戰黄埃荏苒還自昏安知摩尼珠豈處濁水渾今我雖糾纒猶有故我存雲山時獨往一笑清心魂舊聞寶蓋峯氣壓羣山尊拂衣事幽討煙杉轉山根道人素所懽踴躍欣候門清眸夾明

鏡耽耽老彪蹲招邀語客室歡頻生春溫往往到極則寂歷雙忘言從今塵境空冰銷了無痕但覺江漢流浩蕩旋其源至道默相喻不許諸方論

送章孝倩歸荊南 都官計用章郎中邛州人慶歷中倅延安與范雍論西事忤雍意竄雷州文正范公抗章雪其冤乃還孝倩即其孫也

峩岷西南橫盤石含靈光有蓄不得發須洞難卷藏洩為萬夫豪聯翩欝相望緬懷嘉祐初赫赫都官郎著龜抱先識虎豹披其章幕府西陲閑挾策驅酋羌喑啞竟

莫吐反被按劍防青天徒昭昭萬里自投荒直氣終凜冽身仆心難僵高平伊周徒奏疏排未央忠義一朝振朱鳥呑光芒還知百歲後生此鵷鳳凰毿毿五色羽欲下虞廷翔先民重世德君子思不忘祝君期無忝追攀軼飛揚會使坤南隅氣象還蒼茫

次友生杜應求韻送中巖印老往成都正法

原原臨濟孫一一孤峯峻舊來正法眼不許窺閫伋古路人迹絶況復遺轍軔只今誰健者公亦師子迅倚天

釖氣寒掣電目光瞬平生縛虎手肯擊死蛇陣如何鬧市裏撒手乃勇進前時老狐臊腥氣存已僅傾河看洗滌餘刃聊斥擯坐令會府地圜悟宗復振緬思中巖老今代無此儁喜聞親嫡子高提曩真印要知天人師此位那可閏好去露鞭影廣道收䮁駿瞇言清淨䦨莫遣衆魔磷願為一事大他物非所贐

醉卧至夜半半醒中若有所愧者聞空庭石渠流水㶁㶁清亮不覺心體頓舒醉卧俱失因賦

其所感

吾生少懽娛遇酒增慨慷殷床惟一眠萬慮幾消亡半夜還有覺惕然喟中腸世故何足道誠恐此志荒人生苦為樂我豈醒而狂孰為見在心勿正能勿忘涓涓石渠溜起予者卜商泠然落枕寒解渴不待嘗坐令肝肺間一一流天漿須臾四體喻髮膚了無痒夢覺與醉醒忽落俱亡羊流水去不舍此心湛如常忱疑奏簫韶儀鳳碧雲翔眷此聽愈淡杳誰見其鄉乃知天宇中一氣

同蒼涼平明視渠水非笙亦非簧矢詩以自歌濁清付滄浪

連州守王大寶元龜建雙溪閣於放生池上為作詩以效頌祝

二流西北來東逝方茫洋斗岸蒼石裂突兀森塹防邦伯此經始華榱壓崇岡下俯古泓碧上餘新高堂恭惟繞樞辰朱旛照滄浪銀刀決網散揺漾涵恩光冠劍擁呼舞穉耋紛歡康我亦歌且謡請祝天無疆緬思長淮北

忽焉惄中腸餘黎尚網罟割烹燎其湯戢戢生理微豈足膏銛鋋吁嗟中道呼西江誰為揚湟流去沄沄佇立東南望安能挽溟渤一洗濡沫塲八荒共霑洽四海為濠梁帝力爾何知江湖永相忘陛下千萬壽樂愷未渠央

同馮遂州當可遊中巖分韻得林字

羲和轉日轂北陸鞭窮陰天地不自持年老去如駸奔木浩萎垂江山動蕭森變化故不干樂哉此幽尋遂州

老摩詰玉齒鏘瑲琳相攜亦忘言一笑孤雲岑至人鷲峯來分坐玆巖深攝衣請從之究如在中林聊欲薦清供無物致所歆端有白月輪烱然碧潭心賞會詎偶然夙昔諒合簪別去莫慘惻渠無去來今當有義黃人嘗識太古音

再別譙寀

相逢恨不早相別苦相逼相對若無言相望恐相憶夙期夫君深寤寐先已識歲晚飛雙鳬此地見顏色為我

作眼青窈窕閒心臆誰言淡如水有味寧忘得塵裏詎可堪高才未宜抑平生趙魏優教育儻其職菁菁在中沚行矣要封植扶摇那知程聊爾六月息

靜心堂

曲士懷軒裳銖寸較得失紛紜戰寵辱矛盾相撞扶大方惟達人天游寄虛室卷舒儻由己出處要無必時來作砭針一起當瘵疾時去收龍蛇夭矯自超逸隱見了無礙妙迹那可詰我公天人姿宿有補天術心緣靜見

理心靜與天一當年風雨會黄道賔出日乾坤方瘡痍
塗炭入憂恤神鋒指幽燕酋領將斧鑕世數有長消忽
忽謝簪韍歸來卧林藪道自無伸屈慶堂示餘彦親洒
銀筆述郢遺郢人斤千載斵妙質定應山水觀中與胸
趣匹仰看衡雲飛雲静山崒嵂俯眄湘流水舟楫空蕩
潏可憐天東北狼煙暗鬱律神州見蒼莽悲風為蕭瑟
再拜願有期經綸勿韜鬱天心酌民言公再調鼎實風
霆驅八荒遊戲須一出

故仁壽簿張府君挽詩覽府君事狀見其居靖康國難時讀李晟傳慷慨不覺淚下盡然有感於中作詩哀之

羊肸與駿苃雅好非宿敦𢹂手遽升堂一語不待煩物理適相感豈用疏戚論夫君今則亡遺言空復存乃能使余悲覽之涕瀾翻曩在歲丙午烽煙塞天閽四溟波蕩沃公方卧山樊忽撫西平傳憤悶神飛騫尚想繡帽翁凜凜躬櫜鞬指顧還兩都笱簴安陵園唐家有遺黎

不識金鼓喧掩卷淚如迸汗簡猶班痕平時閭閻中聊乘下澤轅豈知中激烈感慨在元元斯言當余意為慟聲復吞但聞神州地晝暝烟塵昏故老不可得華屋今丘墟九原儻作興余欲重與論

孫叔度挽詩

簡州古遺直冰雪映當代茫茫幾回首凜凜欲無對居無屋漏愧動必繩墨内秋風看獨立縹緲一蘭佩從先大夫游持此儻無悔何意寥闃中值此一門再有馬誰

千駟曾無德與載富貴饕一指回首失肩背夷惠百世師曹李九泉輦丘原餘慟哭天地日蕪穢

七言古詩

將至江州中流見庾樓慨然有感作庾樓行

江州江城赤如赭江吞孤城去如瀉忽然華榲出城角庾公之樓高照野雲空翬飛綵丹雘樹杪鱗差排碧瓦行人轉盼居人誇云道風流有存者庾公當年志恢拓神姿從来本夷雅偶驅百萬攖虎狼反旆南歸惟匹馬如

何倚欄向北顧坐俯驚湍弄盃斝豈知宗國風燈似膏
盡烟空欲煨炧竭來撫事一悲慨淚落清波為誰灑細
思興替總人為有昊何能擅埏冶

東丁洞效江西體次知難韻

洞中滴瀝幾何深猶有太古之遺音我來一唱三嘆息
關雎之樂元非淫無聲也復鳴東丁入耳偏向幽人清
端勝惠山味甘好奔走水驛煩瓶罌

春晩飲西湖上歸借榻吴山睡起偶作

旅愁底物堪破除閒出西湖弄妍靡蒼山為鬟水為鑑煙幕霓裳秀而綺興酣劇飲醉如泥妄意將湖比西子傍人見之為絶倒謂我愚癡長康似歸來寂歷竟何得只有熏熏黑甜美夢魂依舊過西湖潮怒殷床驚不起

謁周侍郎

大江之南英靈崛瑰奇萬古輸不竭往年鼓枻窮壯觀見公更覺人超越當時持槖趨明光徑度蓬山跨奉常漢儀周典一朝重斧藻皇度看翺翔只今自合補衮闕

元有胸中絲五色如何一麾渺江海扶揺未嫌六月息

此邦齊魯伯仲間鄉來文物餘班班天遣儒宗作邦伯

風流正始應追還老稚何知但呼舞平易近民吾父母

悃愊無華兩京似宴坐黄堂物安堵小人不識衡氣機

況知道學窮精微羲文孔聖演三畫後來百代誰傳衣

圖書不見出河洛禹箕九疇那復作一時覆瓿笑迂濶

子雲太元亦寂寞振起此學非公誰心匠妙處璣衡齊

定知數術本天授無乃太一燃青藜草元遺編當不朽

還許侯芑傳業否舊来嘗辱河南幸從令肯在諸生後

留題丹經卷後

武陵郡西桃花源水盤山屋巒區連秦人避秦久寓此種桃千樹春風前落紅滿地溪路斷魚郎捨舟得洞天瑞光浮動見宫室桑竹交映膏腴田蒼崖老木含太古民物朴野天理全男耕女織無租庸鷄鳴犬吠通陌阡東家西家走相問客来何許今何年歷將時事為具言二世不守嬴氏顛人心歸漢沛公起四百餘載瞞竊焉

迄今已復為晉有尚何懼死長城邊豈知世態多廢興
聞之撫髀皆喟然辭歸未許留數日陳列俎豆如賔筵
生逢樂土自可樂山林朝市非相懸明朝棹開落塵境
恍如夢破陵谷遷淵明一記故實在世俗竟作神仙傳
裹粮問道不復往大笑子驥真無緣我今置酒嶂峰巔
醉袖起舞凌風煙大還有訣誰所傳始自廣成授黄鬚
黄龍上征老聃出谷神立說洪其源陰符黄庭龍虎經
伯陽契易誠多端况復後學如牛毛支分派别徒紛然

先天一氣誰真知来如陽德升九淵疾雷破山坤軸裂
政要主者定力堅前絃之後後絃前藥物不可錙銖偏
黒白相尋祕融結髣髴有象形質圓周天運火循屯蒙
非同坡老燒凡鉛無中生子奪造化脫骨洗髓乘雲軿
鞭笞鸞鳳隘八極銅駝一笑三千年胡為知此不自鍊
先儒甞戒偷生安人身生死猶晝夜以道順守全此天
何須行怪出世法屏棄骨肉潛荒山君臣父子與夫婦
兄弟朋友綱常閒聖人設教若大路反趨旁徑迷榛菅

方壺員嶠渺何許徒令世俗滋欺瞞房公便合掃塵壁大書我詩為訂頑蓮峯書故宫道者丹經後作也學仙之術形容殆盡然極其說而歸之正有晦庵感興之遺意讀其詩則其學可知矣前進士信武趙繼珪跋

賀楊縣州除武陵守

越王樓前佳氣浮涪翁江上恩波流幾年結佩作邦相萬物氣吐人歌謳白鶴池邊嗟來暮武陵溪畔桃花路忽傳芝檢九天来會擁朱旛兩輪去轅攀蹬截無留停痒爬垢櫛待蘇醒仙人延貯一笑喜探丸付授真長生

老成自合朝家用未許三刀頻入夢鶴髮行趨鴛鷺班
更作吾州九鼎重

送胡庭美解成都筦庫赴鳳州學官

署鼓鼕鼕大府闢斂板争趨後先入歸来坐曹吏接肘
簿領埋頭課銖粒學宫柳揺晝日長清風巻舒編簡香
紛紛燕雀稻粱急往聽鸑鷟鳴岐陽

大海水

大海湯湯水所積太山巖巖雲所出鵬騰一俛仰能為

雨三日旱苗滋生物滋殖田夫得耕女得績式歌且謡拜手乞泰山雲勿紆鬱大海水無終極

題大光寺詩寺舊有石床刹後忽不見

百轉細落修蛇蟠兩間螺髻巉青巒其下碧澗流清寒天旋路盡不復去環為絶嶂凌空攢傖儜左右更折旋攝伏犀虎蹲猊狻忽然覆釡落山趾化出寶宇中平寛石床曩事知有無猖狂欲往心渺漫空憶咸時元壯觀鳴鐘擊鼓侵雲端天魔虓魄不敢干那知刼災須臾間

淒涼瓦礫荒叢菅但存四壁空青山興亡一去寧復還

獨遺道者身苦難我喟而作坐長歎乞為白雲千歳閑

贈友人

悼往不知籬菊芳豈知籬外遊人忙寒暄節物覆手異

依然大樹堪彷徨羡君真比道州政閒飲醇酒南山陽

遥想文殊造摩詰元妙深談舌廣長中道相呼互濡沫

相忘各適遮無傷要知風鬟太華女夫豈秋思悲空房

智拙方疏漢陰圃才多端謝鼂生囊青天自不憎白眼

好在宗之快舉觴

欽定四庫全書

蓮峯集卷二

宋 史堯弼 撰

五言律詩

癸亥秋陪張丞相遊西湖和周去華機宜韻二首

天上辭魁柄拂衣巖石間乾坤雙眼靜日月一身閑目極朝東水心懷直北山應憐沙際鴈亦解向陽關

幸陪雙絕巘偶念莽蒼間埜旱經時赤行雲盡日閑蕭

蕭看脫木悄悄對空山幾欲兼忘去江湖獨往還

重題湖上

林端落照盡湖上遠風清水榭芝蘭室仙舟魚鳥情人琴何寂寞煙月足平生一泛釣璜處再吟鏘玉聲

白雲閣

閣虛雲出沒雲閣兩無心旌旆千山立笙竽萬籟深相君聊暇日藍轝得幽尋徙倚天東北狼煙猶爾侵

送青神宰樊允南解官次杜應求韻

折腰真漫爾掉鞅忽班如心委身來去人懷政卷舒官
遊三釜計臭味一編書此道儻同趣何曾有別歟
簿領侵尋地淹留寄此鄉相逢譚笑共不覺歲年長物
色重陽近秋高萬象藏賦歸三徑裏籬菊有餘香
從昔安平易無心問疾遲纔知中自守不逐世多歧赫
赫寧期譽悠悠去有思豐碑人口是看取祖行詩
並轡中巖寺芳樽一破愁更寒譚衮衮雲曉玉浮浮會
有相從樂還如此地不合離真有數那敢作人謀

舟過黄州上赤壁因懐東坡偶題

赤壁今朝過蒼梧幾日期天旋疑水逺風怒恐檣危斷
岸餘千丈英雄只一時多情雪堂老月白夜探奇

黄雀餇隱者文素翁其人有天文歴數之學

珍重文夫子山林日月長譚天鄒衍口痛飲伯倫鄉宴
坐看飛動相呼死稻粱黄腴風味好聊足薦君觴

古松

人之生也直此物自長年霧雨晦深谷風雲乗半天扶

危正須爾得道亦超然慘澹空回盼長吁立暝煙

贈別

江湖聞遠役風雨弄扁舟邂逅逢吾子周旋寫我憂雲瞻三峽晦波動五湖秋恨别休驚鳥相忘已兩鷗

天地有佳處岷峩横翠微茅廬介山趾嵐色入書幃共社公應可論心我亦稀他年能似約江漢會思歸

送譙允蹈解青神赴永康學官二首

簿領塵埃地淹回歲月闌青山應有素去路肯留難吏

隱寧官冷心清則體胖不嫌時拄笏三十六峯寒

亦有澹臺者時升單父堂匆匆能幾見忽忽兩相忘明

日舞雩地薫風緼簡香策勲歸聖域此道久微茫

挽故眉守張廷琛

伊人湖海士夙昔想風流决策元戎幕宣威塞北秋分

遼空往恨保蜀尚前籌落寞三刀夢真成取次休

碣石崢嶸歲何如扣帝閽狼烟今晝晦鯨海正波翻遺

恨公流涕當時獨抗言荒阡新宰木誰酹曲江魂公嘗論燕

山事

公典吾州日人懷不忍欺轅攀那復得巷哭竟成悲外祖松楸在空山草木萎蒐遊儻來否尚作凱風思

挽宋邑宰

充宇蠅頭字寒更豹體膏當時書鴈塔晚歲試牛刀便作泉臺去難酬雪案勞鳳雛家學在飛翥看秋高

楊夫人挽詩

奉嬪歸戚族覲奠及遺芳藻巳空南澗萱應茂北堂人

闇空墮驥地下復鳴凰慘慘聞吹棘紛紛想斷腸

挽程淳老

宣和全盛日經畧府潭潭智出人千百時資策二三福星須爾往邊瑣定誰堪幾輩能華髮猗歟北斗南戒定通前念蘇黃早見期源流知袞袞金印漫纍纍白首風塵外丹砂歲月遲泉臺無復恨喬木有餘悲

挽劉中遠侍郎

神主多艱日歸安九廟中忌才終引去退卧敢論功未

省真忘世嘗疑數悟空欲詺黄髮老几杖合扶公
精神曾感會帝念老臣餘内閣陞嚴直褒章賜命書同
時那得有回首却成虗露電從渠過吾遊自物初
沄沄緑水邊丈室一蕭然顧陸留青箬宗雷老白蓮研
朱看點易揺麈聽談玄忽忽風流盡長懐晉宋前
故國餘喬木蕭條今作哀春容思曩昔懐抱復誰開浩
刼真難詰微言不重陪未忘吾里在華表一歸來
挽虞齊年運使

曩把司農節躅民百萬資公今隨夜旦誰與療瘡痍貯羨時包匭槌人吏剥肌九原難再作墮淚閱豐碑

吁嗟先晚季寂寞慨前修斗仰公無幾雲披我末由扁舟方楚越華屋已山丘耆舊襄陽盡歸来涕欲流

孫致平尊人挽詩

再見書樓氏風流繼六賢素輕千户擬還守一經傳好學嗟亡矣傷心為畫然郎君今二妙早晚慰深泉

七言律詩

離臨安道中有作

拂袖歸與喜欲舞回瞻不覺鼻含辛有情猶作遲遲去何事空餘咄咄頻賴水舊來堪洗耳西風當日苦多塵人間觸處皆宜隱不必桃源始問津

師伯渾至青神約訪而潛歸以詩相別因戲之

開門脫兔豈非癡空費追亡急作詩雪月會知思戴老棗瓜方欲問安期夢魂莫逐人千里遥夜還同月一規此去相過吾得計定應掎角待伊尼

胡氏舊遊臨行贈別二章

孤枕懷歸夜夜傾閑鬬猶作旅人行絶知半路能遊客難忍終年欲別情雪裏梅花逢的皪風前木葉任縱横一鞭明日三巖路可是泠然馬足輕

妙契還從蓋始傾無言與共四時行可堪歲晚倉皇別多謝詩來繾綣情最喜伊家三樹秀故應我輩一經横人間定價如金玉入眼那能較重輕

挽彦承知監

蚤年獨出棄繻關肯作轅駒老故山湏洞烟塵嘗解難從容矢石敢投艱尚餘長短蘇張術不值風雲楚漢閒還想湖湘對床酌淚滂原草不勝斑

程隱君挽詩

武陽昔有埋輪使慷慨風聲今未休此老典刑餘故國鄉來儀槼動殊州曾無遺憾登三壽忽遁優閒卧一丘招以哀詩追楚些未忘吾里尚䰟遊

挽李提刑久善

絶知嗣法一枝香作意開堂嗣雪堂早悟錐沙傳筆畫旋收珠玉入詩囊卷藏人閲龍蛇字炳蔚家餘虎豹章衣鉢兩郎公不恨班班文物未凄凉

大江南畔按澄初兵弄潢池悉就俘坐使奔鯨無脱網當時懸鼓不鳴桴後來盜起螺川震却恨公歸蜀道趨但使國僑長在鄭定知賣劒化萑蒲

曩持玉節問痌瘝邂逅南昌一解顔親見瘡痍摩手拊夜深父子短檠間行裝約束有琴鶴道力較量無素蠻

自合明光將劍履如何零落遂丘山

夢寐平生杖屨從慣看高論吐長虹滕王閣畔樽罍共

房琯湖中嘯詠同忍郷西州悲謝傅空期斗酒酹橋公

緘詩髣髴招英爽淚濕西風未有窮

挽邑令王公

君家家學有傳衣事業如何只漫違九萬鵬程終莫上

一雙鳧舄嘆頻飛空傳是處棠陰布倏作朝来薤露稀

楚些莫愁招不得山頭騎鶴看来歸

挽湔江令何公

家在岷山第一流世收科級萬人頭同時看接才華盛大夢真成頃刻休尚憶依蓮王儉逸空傳治縣次公優茫茫螻蟻王侯盡六六峰前汗漫遊

五言絶句

題無熱軒

飲水不救渴利害成火攻那知在人世長夏有清風

竹齋

櫄櫟雖不才亦各言其長娩此萬丈夫寐卧無何鄉

山齋

禱公一卯壑何似東山起可憐丹青手置之巖石裏

醉石

有時醉濁清隨意眠小大何須酒池中始了一生課

三老亭

可憐商山樂黄綺不同歸聞公有二老晚節自離奇

寓齋

莊生十九言妙處如筏喻我欲問公居公心無所住

李文山讀書堂

堂上中聖賢心醉百不理堂下笑糟粕未知其趣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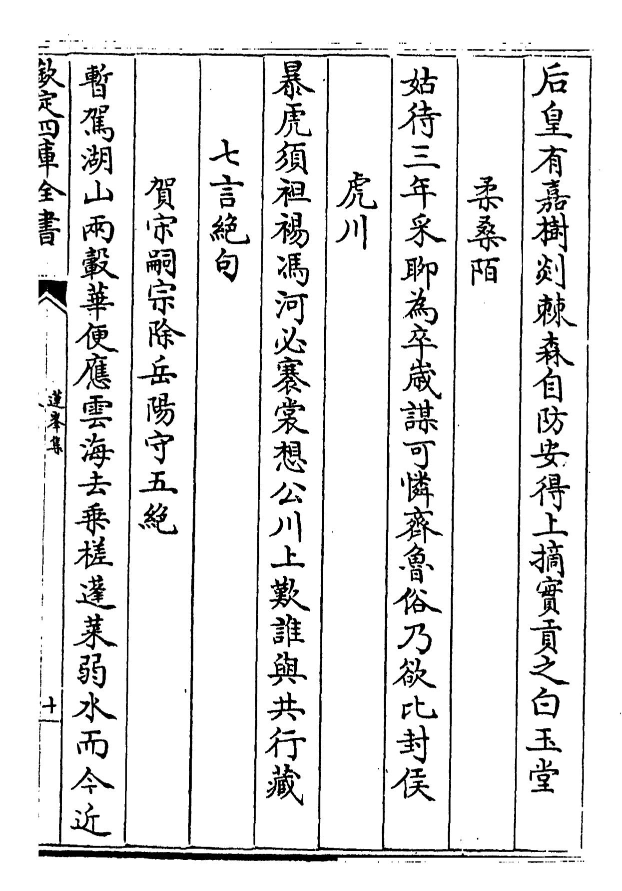
叢桂

秋風芳桂叢的皪好顏色乃公欲盤旋戒子勿剪伐

泛宅

四明有狂客歸計亦風流好潑鑑湖水泛君天上舟

棗



后皇有嘉樹剡棘森自防安得上摘實貢之白玉堂

柔桑陌

姑待三年采聊為卒歲謀可憐齊魯俗乃欲比封侯

虎川

暴虎須袒裼馮河必褰裳想公川上歎誰與共行藏

七言絶句

賀宗嗣宗除岳陽守五絶

暫駕湖山兩轂華便應雲海去乘槎蓬萊弱水而今近

看上鼇峯判五花
昺就軒皇上白雲遺音那復數韶韺湖山依舊魚龍在
要識當時奏樂聲
太息滕侯績未成尚須堤土作湖扃萬艘舟檻屯江浦
千尺長虹鎖洞庭郡邊洞庭風濤莫測舟至無所寓皆泊南津去州甚遠又有覆溺之憂慶歴中太守滕侯宗諒欲自岳陽門西距金雞作偃虹堤堤下畫以舍舟楫堤未作侯召去後無有繼者今不知能興此大利嘉惠湖中往來之人否
龍虎十年氣壯哉抵排霜雪傲風雷湖邊老樹勤封植

會有仙真邂逅来

不樂還思上岳陽江湖回首路茫茫欲生兩翮從公去濯足波濤望八荒杜子美寄韓諫議詩云今我不樂思岳陽又云濯足洞庭望八荒

送王昭祖國史吏部歸丹陽七絶

凡雁連接召徐嚴誰羡平生太史談汗簡殺青推老手未應留滯只周南

知君家住練湖邊家近東南尺五天一棹賦歸天有意練湖歸看滿湖蓮練湖滿湖發蓮華則丹陽是歲必有為執政者

萬牛回首重丘山才大誰令挽不前只好罯冐澆酒遣

未妨洞腹曬書眠公有七夕詩云罯冐澆酒遣洞腹曬書眠

秋毫得失肯悲歡北固山邊更一看龍虎四雄那復見

令餘鐵鑊兩團團

康莊車馬沸駢闐直欲轅攀挽不旋空使州人行砥道

睠言相顧却潸然

飛下翩然雲錦衣風流未忍此邦違相逢敢覺吾文進

太息空持此道歸公初来眉州云持此道歸判不為俗吏之語覺吾文進會當依詞客之評

稚老丁寧勸復回煙霾秋靜九闗開定知青瑣黄扉去

那得朱旛皂盖來

試何企筆偶書

北窻酣卧日輪髙夢寐平生五柳陶睡起羲皇千古意

挽回却向一秋毫

綰蛇縈蚓應無用拘虎囚螭儻有餘付與劉侯堪把筆

尊師不解世間書

不用濡毫滴硯乾更隨曹植作波瀾碧窻點易真吾事

洞府歸来玉露溥

次程右史韻送僧南遊問果佛日

問訊風顛妙喜師天南海北看孤飛如何指是無還地

却作梅州萬里歸

南嶽高台長老道光嘗為靈源清侍者邂逅一

見頗能談其行戒走筆為賦兩絶贈之

長記涪翁舊有言太平清老世無賢而今一見高台面

遺烈真能賴得傳

曉上高峯破曉煙室中老子衲中賢對談移日無人付

乞與清風萬壑傳

湖上

浪洶濤翻忽渺漫須臾風定見平寬此間有句無人得

赤手長虵試捕看

當年敵騎敢窮妖只恃重湖洶怒潮誰謂山川堪設險

向来還作盜之招

題南嶽祝融峯

祝融峯上躡雲根咫尺蒼霄欲手捫聞道東山曾小魯

洞庭今已一毛吞

黄雀餉師渾甫家仲安

人事如何只好乖即今懐抱鄉誰開短檠閲罷三千牘

遥夜相望把一杯

深秋風露豆苗肥一粒纔貪觸禍機萬里頭顱無處覔

刺天那復見羣飛

黄雀餉程右史二子

夢逐桃溪流水回靖州幾日賦歸来風流却喜諸郎勝

邂逅相從把一杯

聞道賜環消息近旋看一葉泝江来黄腴風味殷勤去

遥望沅湘屬賀杯他年一葉泝江来東坡離江黄陂所詩也

乙丑中秋與山僧數輩自虎邱靈巖泛太湖登

洞庭東山曰翠峯望湖中羣山高下出没如大

圓鏡見百千萬億青螺髻然現瑋絶特蓋入眼

未之見恨風作不能過西山睹林屋洞天之勝

然已得其髣髴矣

太湖三萬六千頃如今試呑無一毛目力未應論近遠

泰山之本只秋毫

七十二山湖面橫橫斜出沒亂青冥只疑亦有釣天奏

驚起魚龍舞洞庭

羣山相望有無間髣髴三生常往還不用張帆越清泚

化身先自遍西山

孤峯直上散青畔山峙西東浸碧流弱水人言三萬里

是間我已到瀛洲

海門湖上東畔開海東飛僊呼不来乘桴便欲徑浮去

無人從我復空回

泛舟回邑次韻

人言佳句有風流不羡騷人賦遠遊坐遣目前無限意

筆端風起白蘋洲

離臨安舟中有懐山藪朱文之子聊作五絶以

寄

楊柳垂垂小港流楊花無算遠空遊離情自是紛如絮不是伊能惹客愁
無賴南風怒客船夢魂驚撼不成眠何當月白虛窻夜仍復論文更說禪
仙舟輕漾首仍西我獨南征未得歸相望兩鷗空浩蕩何如雙鳥共鳴飛
吳楚風光美甚都好雕肝腎細搜摹還家若問東西事為舉新詩當畫圖

親庭遥望屬坤隅憑子還家與説吾為道江南足魚蟹

鄉来不復似臞儒

賀蘇邛州移岡州兼呈八座四絶

州並重湖水入雲天邉鴻鴈影還分政成魯衛因循地

人是茅山大小君

何須萬里尋岣嶁更問君王覓鑑湖箭鏃玉床今在手

桃花流水去分符

白鶴山頭留幾時白鶴池畔歌来遲浮邱伯去無消息

老眼而今儻見之 邛有白鶴山蓋仙迹頂有白鶴池浮邱伯故迹

雲海相望定渺然已驚別夢不成圓他年勝處須推轂

此道滄洲好待看

送青神丞劉平仲解官三絶

多奇趙北燕南地還喜超然出異方氣習敦龎今復見

餘風千載有陶唐

笑譚裁割發硎餘豈是丞能不負余並舍過從無一事

坐看漲漲水循除

祖烈班班汗簡編鄉来人物覺尤賢轅攀耆老空遺恨
不受渠儂一大錢

甲子春過浙和周去華韻五絶

遲回獨立湘江頭湘江無情空自流擬呼妃子弄雲瑟
一瀉胷中千斛愁

貪看衡麓數峯山那覺江風獵獵寒吹亂衣巾都不記
橘洲沙上幾遺冠

誰家花柳暗門邊投憩同維槳玉船醉卧黄鸝新弄舌

一聲喚起小窻眠

滿眼殘紅正亂飛端如棹入武林時此身也是鶬鶊樣

乞與桃林借一枝

雙峯翠掃半天餘遥想岷峩霽雪初足踏東南今已遍

却思歸卧舊時廬

題南嶽方廣後洞五百羅漢所居二絶

嶽勢扶輿峻莫攀豈知深處鎻幽閑千巖萬壑爭回互

别有乾坤藏此閒

山自周回溪自流沉沉萬籟不勝幽此間有句誰堪話
五百真人今在不

戲中書巖寶印師方丈

寧隨眉毛出為人舌端雷電不無神如今有口却掛壁
草木巖中元自春

放形漫浪蜀山西只是人間一闌提不擬将心覔安處
閑来洗脚玉泉溪

張府君挽詩

頻年来往鄭公鄉邂逅論文膝上郎已訝樹風增感嘆
忽聞薤露送淒凉
見說親顔晝日嬉夜窻膏火對書詩功名底事身終悞
孝友平生政已施
誠孝從来此物根只今誰與践斯言夫君泉下儻無憾
大字壁間猶有痕
驚起龍蛇忽夢歸一朝脫屣萬緣非遥知月露寒松滴
不是波濤木葉飛

氣象重歸金馬地更看埋玉亂松柟他年父老還能說道上書生為指南

和衢守張舍人龍眠捉馬圖詩

筆間幻出馬中龍放牧平沙細草中亦有崑崙元圃意蕭騷駿尾欲生風

世間凡馬那知數便覺從今一洗空不遣奚奴嚴玉勒恐因風雨渺龍宮

公肅在東南三有書來未報聞其除司直以詩

寄賀且謝

江北江南罷戰塵兩階干舞作昇平河東五色真毛羽九奏簫韶看一鳴

小試猶為天下平惠文柱後要無刑從今準擬于張傳吾世常司汗簡青

縱横才力自時須令代鵷行政要渠亦有故人巖石裏未嫌不奉子公書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蓮峯集卷三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貢生臣湯逢泰

蓮峯集卷三

宋 史堯弼 撰

表

代柳觀察謝御書表

宸章飛動昭垂奎宿之文賁宇輝華增重坤隅之勢聳觀多士欣戴羣黎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以卦爻彖象之言歷更四聖仁義道德之旨著成七篇用敷美於本朝尤推尊於先聖躬襃贊詞之潤載形心術之微布

在丹青煥然雲漢此葢伏遇皇帝陛下神心經緯聖學緝熙探金匱石室之藏應河圖洛書之瑞放牛歸馬方將修文德於逺人卧虎跳龍豈止達書名以外史頒行天下昭示方來臣謬居承宣獲與瞻覩天顔咫尺如臨泮水以甚嚴神物護持當與岷山而不朽

代張觀察賀皇帝幸學表

清蹕風驅往㩀膠庠之地儒冠雲集幸瞻天日之光豈獨一時之榮允為千載之盛恭以臨雍之禮從古已行

莫如我朝數舉斯典必命儒臣之選講明聖奥之歸太
宗詢爻象之文深研消長章聖探典謨之訓益勵憂勤
丹青具存風烈如在自非孝治之世孰繩祖武之休恭
惟皇帝陛下學本生知理有心會以斯道幾微為宵衣
之念以人才未作為側席之憂乃闢賢關一陶士類欲
使衣冠之俗悉知禮義之尊爰率舊章以風寰海臣嘗
汙邇列邈在遠隅阻望後塵曁百僚而稱慶式觀成化
與三代以同風

策問

問后夔師曠之於音而有這𤁯非所以爲善樂也王良造父之於馬而有蹶䮍非所以爲善御也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之於政而猶有疎闊烏得爲善治者哉孔子曰行夏之時蓋以建寅之正奉天時授民事爲最正者夫夏之時既已盡善而商周何乃建子建丑紛更之爲四時之令十二氣之事無乃舛逆而不順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禹勤勞於天下民之便不便利

害纖悉之際宜無不盡者而貢猶有所不善者何也夫
助法既已善矣而周人必改為徹豈亦好為更張而不
寧者歟周初五刑之屬二千有五百輕刑與重刑相若
文王以來未之有改也至穆王始作吕刑其屬三千減
大辟三百宫刑二百而增墨劓為千使輕刑多而重刑
寡夫周之初其刑皆重而今始輕意者文武成王周公
之仁不及穆王歟三代之法可謂盡美矣而時獨夏為
正賦獨商為善刑獨周穆王為輕凡其法皆聖人作而

各有未盡常求其說而不得顧與諸君論之

問所貴乎聖者貴其能知天命也命當行耶吾之道與之偕行命當止耶吾之道與之偕止盈虛消息周旋曲折聖賢之所昭徹獨見乎此其必無失也矣然而孔子執贄行于天下所見之君無慮數十而尤眷眷於衛靈魯哀齊景而不去甚者至於南子之汚公山佛肸之叛而猶徃焉何其求用之汲汲戰國之世則又大異於春秋矣而孟子持必不可合之說以見不足與有為之君

如齊之宣王既已不能用孟子而猶徘徊於晝以待其召而復也雖蕞爾之滕其在天下眇然甚微而亦與之論王道惟恐其不見用也無乃於道自輕而不自重歟豈知其不可而强與之歟抑不知其不可而冒進歟皆非所以為知天命者也聖賢之意將安在願與諸生辨之

問天生財而民用之君理之必使民裕於下君足於上上下兼得而不可以一缺此古今不易之道也然夏商

周之時兩得之漢唐之時兩失之有不可不論者禹之治水勤天下之力冀兖之作至十有三載乃同而餘州猶不與焉湯之興以七十里之國而文王武王亦不過百里當其初造之時四方君長日交於廷征誅之師日出於外湯又以餘力餉葛伯文王亦歲奉商之職貢當此時澤梁不禁關市不征賦斂薄而國不匱民不困未嘗聞其理財而沛然常有餘卒以此成王業此何為其然也至於漢唐以全盛之天下而又理財之道日夜講

求無所不至漢之榷酤鹽鐵白金皮幣唐之隱户剩田間架之利轉漕之法無所不用桑羊孔僅趙過宇文融第五琦劉晏李巽之徒鞭算心計無所不盡然而君民皆耗虚至以此生變此又何爲其然也豈天之生財饒於古而嗇於後耶抑時有盈有虚而術有善不善耶恭惟國家軍國之費亦廣矣然比年以來罷力役之征以惠四方又念蜀遠民或有未裕則萬里遣使求所以裕之者甚惠日者恩詔之下所以搜求其條目罷而去之

以厚民者甚備普天之民孰不銜戴而蜀民呼舞獨為甚切吾君吾相澤流天下為甚大矣其所以足國裕民而兩得者近所未有此亦何道而然歟夫不求漢唐之失無以知夏商周之得不觀夏商周之得無以見今日之美願詳著之于篇

問異學之在天下君子必鋤而去之者以其有害於吾之道也孔子曰惡莠恐其亂苗惡紫恐其亂朱所惡者惡其似是而非耳夫異學者必並緣聖人之説而有甚

似於其間墨氏兼愛而同是堯舜許行欲君民竝耕而其說本於神農孟子因而闢之豈非以其近似而爲害深也歟吾宋元祐間伊川程氏進於朝其學始盛於伊洛至今而遂廣及於天下其說一本於中庸大學舉誠與恭以爲謹獨之要務在默識力行而去人欲而全天理凡佛老雜説皆擯斥不道而一以孔氏爲宗天下之士見其本於孔氏也是以波蕩而從之無疑其說之是與非同與異甚似而難辨者與墨氏許行又相遠也而

論者疾之斷然以爲姦何哉今廟堂之上又將行其說而言事之臣皆謂異學而攻之抑以其似是而非歟而推原程氏之學所從得與其所從失於吾夫子之道是否同異果如何以明曉天下庶幾少佐今日扶正道去異學之治云

問今學者率喜措意於性命之表務爲滉漾不可究知之說以爲聖賢之極至禮樂之文綢繆委曲燦然可以相接則指以爲粗云往往蕩然習放曠而以區區之文

爲不足學學其極至者斯已矣吁亦既甚病哉且唐虞之盛而皆出於周旋揖遜其所以變化天下之士使之日就道德之質各適於文武之用剛柔緩急皆不失其中進退語默而無愧死生禍福之所不能動者意其當時必有大出於禮樂之外然唐虞遠矣猶可以想見者惟其雍容之風尚在耳而三代之法又養之於大學試之於射宮其文爲甚詳士生其間出入於和鸞玉佩之中而燕處於雅頌琴瑟之際衣服有常几杖有銘視聽

言動莫不有節若此者抑亦可以為粗歟則洒掃庭内衛武之所警恂恂鄉黨孔子之所居者皆今之學者所嘗忽也而二聖人之所篤行者獨何哉然昔之論君子者以為不必相與言也以禮樂示之而已夫禮樂之用又何以不言而相示歟夫成於樂立於禮所以為學之終始者其旨安在願聞其實

問振天下於怠惰廢弛因循茍且之中而與為剛健奮振卓然有立之治此人君之最難能古今之最難逢當

世仁人君子豪傑有志之士所以咨嗟憤悶慕望而不得見者也自非人君赫然有立於上而天下之人雜然應之於下有不能至者矣昔者周之治放於柔弱宣王起而振之漢之治放於因循宣帝起而振之唐之治放於姑息憲宗起而振之三代以來迄於五季獨能以剛健振起者惟此三君而已是可謂難得也矣夫豈三君者獨能赫然自爲之哉蓋亦天下之人雜然應之而後能至於此也嘗考之於其書周家之臣王命之肅必與

將之邦國之否必與明之袞職之闕必與補之何其忠也神爵甘露之間至於文學法理工匠技巧之事皆極其能何其精也元和之初薦士三十以助成其治者何其盛也豈天下之人自盡其力而為之歟抑三君者有術於此以起之歟不可不究明其所以然恭惟主上當中興平定之餘慮天下之人久廢於無事英斷獨運動蕩振刷而大作起之廣開衆正之門杜絕羣枉之路憲度一新威令一振風聲所曁際天所覆罔有內外莫不

悚動鼓舞以覩千載希濶之舉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今欲使天下之人盡革去前日怠惰廢弛因循苟且之風羣臣皆如周之忠萬事悉如漢之精衆才又如唐之盛以大應今日惟新之治將何道而可其併三君所以然者悉陳之以佐今日之萬一云

問三代以降天下之俗何紛紜其亟變也一時之士必有一時之俗一時之俗必有一時之弊一時之弊必有一時之害未有有士而無俗有俗而無弊有弊而無害

者此何為其然也士患智不足以識變而戰國之士智而至於詐患勇不足以立事而秦之士勇而趨於利患無寛柔和易之行而西漢之士柔則失於偷患無剛毅挺特之操而東漢之士剛則陷於訐患無高遠之志晉之士高矣而蕩為虛浮患無文章之用唐之士文矣而流為華靡豈三代而下者其俗終不可革歟凡所以至此者其故何也其始必有以作之作之必有其端其終必有以成之成之必有其漸以至於風成俗定而不可

復改此又不可不求其故而論其所以然也其始不過出於士之所習尚而其利害禍福及於天下而莫可解其可不思所以救之之道歟今欲使天下之士智而不至於詐勇而不趨於利柔不偷剛不訐高不蕩於虛浮文不流於華靡去數代之弊以成一代之俗其亦有道於此乎否也易大傳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所趨甚異而聖人以為同何耶太公佐武王伐商其功列於詩書伯夷不食周粟而傳稱其

仁是皆天下之大老嘗經聖人所去取者而不同猶如此出於聖人之後而其趨異者將何以定其同與否耶張良佐漢有天下終從赤松遊而四皓則遁秦亦不仕於漢梅福嘗上書論事一朝棄官以去揚子雲校書天祿嚴君平李仲元皆其友也而終於隱嚴光當光武世亦可出矣而老於釣筍輿申屠蟠徐孺子之於辟命或就或不就諸葛孔明龐士元事蜀而龐公採藥鹿門不反當此時管寧亦不應朝命晉孫登居宜陽山但撫一

絃琴而不言陶潛嘗為縣令矣而賦歸去來王通講道河汾著書垂後蓋有志於世者而稱仲長子光為天隱是衆賢者之所以或出或處或黙或語其意各安所出於君子之道其亦有合乎否耶所趨如此其不齊其心果同乎否耶

問甚哉文章之變其得喪之關於天而盛衰之關於世也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文之用否其大矣哉

三代之盛訓誥誓命之文風賦雅頌之作道德仁義禮樂寓于其中聖賢之心術天下理亂之幾微皆在得非關於天者哉至其衰季孔子出焉删定系述之文作而其用被于千萬世何其甚盛也豈亦禹湯文武有以作成之歟漢司馬相如輩所作而班固遂以為漢文章與三代同風其果信然耶然固之論如賈誼司馬遷揚雄不在其列何也唐文自太宗以來猶未改六代浮靡之習大歷貞元間韓愈李翺栁宗元出而唐文始復古亦

可以庶幾三代之文否也漢唐之文君亦有以作成之歟恭惟吾宋二百餘年文物之盛跨絶百代蓋其始盛於慶歷嘉祐治平而後一振於元祐文采述作論議術學衆多繁夥又非漢唐之所可幾及矣然則祖宗之所以作成之者亦以何道哉夫得喪之關天盛衰之關世千百年之間其盛不過漢與唐與吾宋三而已但吾宋之文章其所從興與其所從盛者何由與三代與漢與唐何辨作成之道何由斷而論焉一王之法爲百世之

鑑可也

問為天下者既有已行之法必務為可見之效而後天下可為也使其法令雖行而成效不見民不被其實利而國不蒙其休美則所為法令者是徒為無益之文具而已其將何以致天下之理哉國家自軍興以來歲周一星有半亦久矣今始享一旦息肩之安則夫所以講求乎國本設為已行之法而責其可見之效使民厚其業而樂其生者在今日所不可緩也昔漢文當高祖創

業之後專以農為務其詔之為農而下者十常六七亦以其不可緩焉耳是以當時海内富足興於禮義幾致刑措亦其效之可見者也主上比歲以來務農之詔旁午於郡縣不啻漢文之日矣而猶以農不加勸穀不加多户口不加益而倉廩日虚為嘆何哉日者下詔旨欲責漕臣使率屬部守令正經界均賦調趣耕殖以為民仰事俯育養生送死之計夙夜之意至深切也然考之於田野之間則今日之弊猶前日也經界之未正賦調

之末均耕殖之末趣者尚多有也嗚呼當循習之久經界未易正也多寡之不齊逃匿隱落之不一賦調未易均也荒蕪之多而游手之衆耕殖未易趣也然則將何術以正之均之趣之使效有可見而法不為虛行使民被實利而國蒙休美哉方求其術而不得諸生其條陳之

問三易之書名之所命必有其義書之所作必因乎人卦之所次數之所占孰同而孰異取而為卜筮者孰當

而孰否其推明之宋史氏自擬策問仍自擬試策原本附録兩篇於策問之後今仍其舊

甚矣道之難明也聞道者多而知道者少語道者衆而味道者希其獘盖起於世之儒者措意太過立言太高而不能知道之深味道之切是以道日遠人而人亦以道為清虛無用之物舉而措之莊老之間是不知道可以一言而盡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此言道也非言文也語道至是則道之興亡非天而何苟天下幸遇聖人百度修明

庶政和穆則是道也應入於刑名度數之間而為禮樂刑政之化天下不幸而逢暗世則是道也亦將自悔于無用之地歷古而來聖聖相承雖所尚之不同所為之各異而區區所傳亘千古歷萬變亦無非是道而已矣故董仲舒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三聖相承而守一道故繫辭亦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故古之聖人所以體道之妙用道之實其示天下

也雖有可見之迹而實運於不可見之心雖有可知之事而實藏于不可知之用其舉而為事業則可知而可見者常載于詩書其化而裁通而變不可見而不可知者獨傳於三易則易之書實天之所畀道之所在豈可輕議之耶昔伏羲之作造于太古之初其聖神之妙仰觀俯察可以畫卦矣然而未敢以自為也及龍負圖而出於河龜負書而出於洛乃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文王當明夷之時羑里之難險阻艱難

備嘗之矣重文之意亦未敢以自擅也及鳳凰之至乃始精六十四卦而重之仲尼值晚周之衰負天縱之將聖以好學之不倦亦可奮然而興易道矣然亦未敢自專也亦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逮夫五十以學易且韋編三絶豈非是書也天之所畀道之所在而聖人亦不敢以輕議者耶向使鳳鳥不至而河不出圖是數聖人者亦泯然而已矣奈何聖人慮患之心思天下後世之切至以謂吾而不言千百載之後吾之所為妙用者

茂而不傳則道亦從而喪矣是以伏羲神農黃帝則有三墳焉夏商周則有三易焉三墳亦三易也三易亦三墳也其妙道一也是皆聖人不可易不可知之事存乎其間蓋是書也亦幸而出於三皇之時而顯于三代之際亦不幸而罹春秋更戰國遭秦歷漢泯沒于千百載之後遂使腐儒曲學得以肆其臆說妄議上古遂以為無用之具雖或取信於一時然亦不過目之為卜筮之書大抵其說不過有四以為春秋之時左史倚相能讀

三墳五典楚子指以䂁子革以能讀古書春秋之至今幾千百年矣時之久遠此其所以致疑者一也歷古而來典籍之阨不可勝數矣風雨之霑濡水火之沈燼亦屢矣西漢之興雖間出于屋壁之藏未必能無遺散者故漢下求書之詔是書亦不顯於是時藝文志所録古書為詳而是書亦不載于當世此其所以致疑者二也周易實出于近古遺秦焚書又以卜筮獨得不廢罷然而載鬼一車需于血出自穴與夫繫辭所謂子曰之辭

後世之議者未免致疑于其間況是書姓紀皇策政典之篇文辭質略義旨深厚不可以言語造者又焉能曉其義耶此其所以致疑者三也羲和湎淫夏后征之其出征之辭引政典曰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後世莫不以為夏后氏為政之典雖孔安國亦莫不以為然今此書政典之篇頗與書合則其辭之可具載于詩書隱而難知畧而不詳又不過如此此其所以致疑者四也嗚呼歷是四疑而遂使三皇與夫文王孔子盡心者流非

特鬱鬱不伸又入于卜筮之學夫豈知治天下之妙用實在于此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天之所畀道之所在者歟噫所不可知之事闕之可也所不能之事置之可也苟不能然而簧鼓邪說妄指聖人之書以為偽妄吁可痛也幸承明問之及欲論是書之義則非止十稔之窮思數萬之累辭蓋聖人之神道妙用寓於其間而實非區區場屋之文敢議也若夫止于名之所命書之所作卦之所次數之所占與夫取而為卜筮下及諸儒之論

秘府之藏則亦不敢不論以攻邪說恭惟神宗皇帝以
道德格天下以淳厚化斯民天人之妙趣性命之至理
藹然見於當時故天不愛道河圖洛書復降是道以助
至化元豐之七年西京之部使者巡按部屬歷唐州之
比陽是書復出于野民之家天之未喪斯文豈特斯民
之幸而亦吾道之幸也昔孔安國叙書以為伏羲神農
皇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天道也今考墳之所以有三曰
山墳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謂之連山氣墳言歸藏生

動長育止殺謂之歸藏形墳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謂之坤乾蓋墳雖兆於三皇而其道實顯於夏商周之際故仲尼常曰之杞而得夏時之宋而得坤乾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此其命名之義作書之人有如此者連山之書以艮為首歸藏之書以坤為首坤乾以乾為首雖三易之書卦之易次名之不同而其經卦皆八其重爻皆六十有四及夫揲蓍布數取以為占驗則陰陽老少之文大抵亦不離乎七八九六而已蓋七八

者少陰少陽之數而九六者老陰老陽之數天地之所為時運之所會雖聖人亦豈得與奪於其間耶此其次卦之序占數之際雖稍有不同大抵如執會要以觀方來終於殊途同歸耳此其卦之所次數之所占其同異有如此者然而周禮獨載是書於太卜筮人之官而純取以為卜筮遂使聖人之神道以為後世淫巫瞽史卜肆占市之設先儒或以周禮為戰國之說不足怪者且左氏好巫其所載占筮最為詳悉以周易為占者十有

六以連山歸藏為占者一南蒯之筮周易之筮者也遇坤之比其繇曰黄裳元吉穆姜之筮于東宫此連山歸藏之筮也遇艮之八其繇曰元亨利貞是南蒯穆姜之筮皆吉兆然而咸以為不祥之事惟此二兆頗為近正其餘又怪誕不經則是書謂之卜筮則可謂之純為卜筮則不可此其所以為卜筮者如此然是書之不幸汩沒于世而杜子春鄭康成皆先儒之美者而無一言以及之又從而為之説曰此隂陽之説也惟杜預孔安國

輩粗能得之而亦紛紛藉藉終以不振至於隋唐之盛括囊典籍文物燦然而秘府所藏尚不過連山歸藏二十三卷而坤乾之書亦未見其間此其諸儒之論秘府之藏不過如是而已此三易之始末也抑嘗論之書之泯没于世非大聖大賢則不能振起之也有若荀子有若鶡冠子有若儀禮有若墨子非韓愈而振起之則與異端邪說並棄於世矣有若列子有若文子有若鬼谷子有若亢倉子非柳宗元而力辨之則其遺編餘論亦

與草木而煨燼矣是數子者尚不過論五覇之大畧或崇虛無之空言或為黄老刑名之學或出於戰國縱横之流而二賢尚能扶持使炳耀以傳誦于人之耳目况三易之書天之所存道之所在聖人之妙用存其間此

正諸生喜與執事者論之

問東京何休道術深明有聞于世其解詁公羊之傳也以春秋之論駁漢家之政凡六百餘條其說雖不傳然意其為人必非茍然者其後服䖍又以左氏之說正何

休之駁凡六十餘條則何服之學其可謂通經術而曉世務者矣諸君得為何休其能駁漢者何事使諸君為服虔則其駁何休者何說

六經備於孔子隱於戰國火於秦比漢興稍復出矣而西京以朋黨亂東京以圖緯惑聖人之意其存者鮮夫詩書禮樂非明問之所及也請獨以春秋言之春秋之為經一而為傳者有三漢武帝表章六經公羊傳盛行于時穀梁之學出於宣帝左氏之學起於哀平言公羊者有嚴顏眭

孟之徒而胡生為之祖言穀梁者有伊胡申章之徒而魯榮廣為之宗言左氏者有陳欽賈護之徒而劉歆為之倡劉歆嘗欲立左氏矣而大司空師丹以為非毀先帝嚴彭祖嘗奏議殿中矣而太傅蕭望之析之以穀梁之言言世次則有孔子子夏傳授之殊言遠近則有齊學魯學之異大抵經有數家家有數說分文析字煩言碎辭信異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古人所謂黨同門妬道真而無徙善服義之心者是也光武中興承新室詭政之

與而白水卯金之語執以爲受命之符此風一扇天下靡然從之於是聖人之經與邪說並行矣鄭惲之論謂漢歷久長孔爲之訓而賈逵之攻二傳則謂劉氏爲堯後惟左氏獨有明文然則春秋之旨其說雜乎讖緯者類皆如此是可嘆也愚嘗論之西漢之士亂于朋黨故朝廷之上無豪傑之士而新室之變遂以興東漢之士惑於邪說故聖人之教日以淪亡而西域之書于焉得入此理勢之自然無足怪者觀西漢春秋之士如公孫

宏董仲舒翟方進可謂大儒矣然公孫挾詐多私中傷賢士遷董仲舒殺主父偃皆出陰謀則春秋善善惡惡之理宏蓋不知也方進內求人主微指以固其位善溥于長以持其寵此正犯春秋外交之譏惟江都董生慨然力學有意乎三代之際矣然猶不能卓立傑出而玉杯繁露竹林之書陰陽閉縱災異之學皆守公羊之家法宜乎後世之所深惜者也東京鄭康成囊括大典網羅衆家號為仲尼之門未能逮過而賈景伯父子蓋杜

征南所謂先儒之美也然二人之學皆以圖讖從事則其他可以想見矣景伯常入講南宫黜二傳以扶丘明彊執誣罔之辭以符異端之説使丘明有靈其將喜之乎何休嘗以私意著三傳優劣論而康成為之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然何休之與康成要皆圖緯之學也左右斂佩彼此相笑豈容一勝一負者乎陳元有言諸儒之駁議皆斷截小文媟瀆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為巨謬遺脱微細指

為大尤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此兩漢之風俗也明
問所謂何休駁漢事六百餘條服虔駁何休之所駁六
十餘事亦不復置言可也誠難以辱執事之聽矣然審
是去非學者之職也試以其學乎春秋者妄為執事言
之漢自高祖以來治雜霸道而叔孫通綿蕝之禮已為
一代偉觀則其君臣政事得罪於春秋者如何也春秋
公及戎盟于唐已重譏矣而奉春君至於與匈奴結和
親約春秋初稅畝已深貶矣而武帝至于筭及舟車起

栢梁臺築臺于秦之罪也躬蛟江中矢魚于棠之誅也郡國建廟立武宫煬宫之黜也何休之駁不知其爲何語而愚之所駁與休異者愚不學圖讖也公羊之書喜爲怪僻而何休學之又復甚焉以春秋託受命於魯託隱公爲受命之王是則無君臣之分以絶文姜不爲不孝拒蒯聵不爲不順是則無父母之恩以紀季之權絶先祖之祀是則無兄弟之義以至三統之論災異之應皆爲違經背道而血書端門之語尤爲名教之罪人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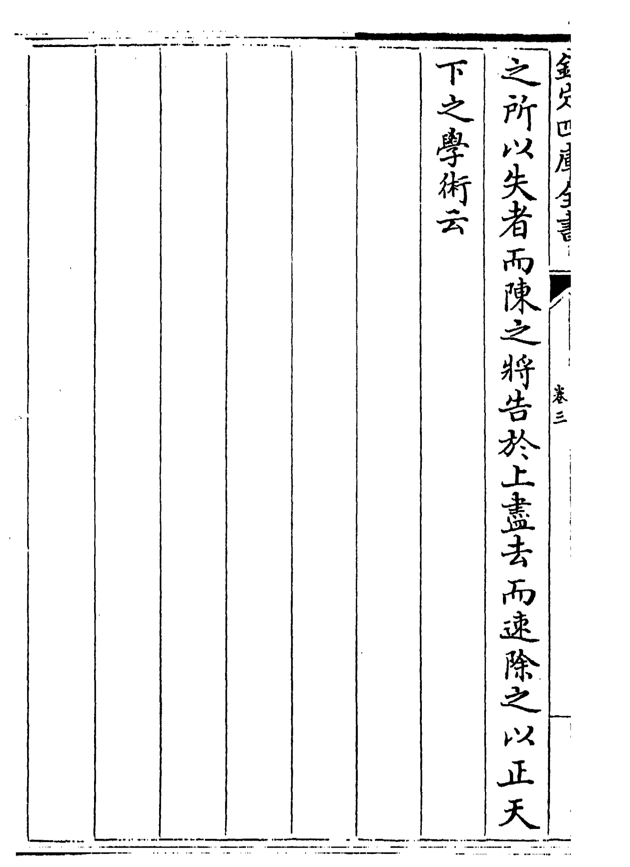
何休之失也服虔之駁不知其為何語而愚之所駁與虔異者愚不黨同門也嗚呼何服之學愚雖未嘗見而以為不足言者以其人觀之也何服之學愚以為不足言而終有言者以春秋論之也春秋之學于今咸行左氏以杜征南穀梁以范武子而公羊則以休也愚縱觀三家之書考其行事而休實非二子徒也杜征南奇謀偉論振耀一世而江南之役遂收破竹之功謂其不深得左氏可乎范氏之不私所學考聖經而質衆傳斥何

晏王弼之論破晉朝浮靡之風此其存心以公之效也執事所謂通經術而曉世務愚意以為有二子之學而後可以當焉若夫講論當世之務質以春秋之說則常日顧效二子之為人固不敢以容易談也

問朝廷之所尚天下之所趨也所尚者正天下悉趨於正所尚者不正天下悉趨於不正樞機之所發本原之所自不可不謹也蓋三代之季六經之書既作而專門之學未聞於天下也莊老之學雖出而浮虛之學未聞

於世也至西漢宣帝與諸儒講六經於石渠東漢顯宗亦與諸儒講六經於橋門自是朝廷所用之公卿大夫皆專門之士也如是天下安得而不趨於專門之學至西晉之君以山濤王衍為政東晉之君以庾亮殷浩為政自是朝廷所用之公卿大夫皆浮虛之士也夫如是天下安得不趨於浮虛之學此二學之行於天下豈非漢晉之君所尚有以驅之耶聖賢之君如日月也而二代之君放為淫僻墮為此學其失安在吾宋之盛朝廷

之上未嘗尚此而專門浮虛之學徧天下何哉其所以然者豈無所自耶主上神明照見新獘申敕天下學校禁專門之學使科舉取士專以經術淵源之文其涉虛無異端者皆勿取所以幸惠天下之士者大矣漢晉之君方且倡爲此學眞今日之罪人也哉夫專門之學行則議論將入于不通浮虛之學行則人才必至於無用則去之不可以不盡而除之不可以不速也矣漢晉尚此而其學亦行幸攷其所以然而求其所自倂與漢晉



之所以失者而陳之將告於上盡去而速除之以正天下之學術云